



江西东北部的景德镇，以瓷闻名海内外，有“千年瓷都”的美誉。去年1月，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产”作为中国2026年世界遗产提名项目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申报。

景德镇不仅有千年窑火的底蕴，也有开放包容的基因。历史上，这里即有“土著十之二三，客籍十之七八”的说法；如今，5000名左右的“洋景漂”居住在这里。他们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，不仅是陶瓷文化的观察者，也是这座城市的传播者、建设者，共同塑造这座历史文化名城、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的独特气质。

一捧瓷泥，让人触摸到城市的文化根脉

一件瓷器始于一捧柔软的瓷泥，成于一双愿意学习的手。对许多初到景德镇的外国创作者来说，这座城市的吸引力，首先来自泥与火之间仍然鲜活的传统。

清晨，天刚放亮，景德镇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，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法国留学生柯杨已经蹲在院角的窑炉前，往炉膛里添柴火。他试了试窑温，转身从工作台上拿起一只刚修好坏的瓷碗，对着晨光细看——碗壁薄得透亮。“手要稳，心要静。”他用带着南方口音的中文小声念叨。这是三年前一位当地老工匠教他的。

柯杨的家在法属留尼汪岛，在法国本土学习美术后，他走遍欧洲，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2017年，他到景德镇短期访学，立刻被这里的氛围深深吸引。“我就像着了魔一样。”柯杨笑着说，“这里汇集了世界各地热爱陶瓷艺术的人，大家展现着同样的热情。在这里，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”第一次走进老作坊街，一位年过六旬的匠人坐在轱辘车前，双手沾满泥浆，一会儿工夫就把泥坯拉成一只碗。柯杨站在旁边看了整个下午，老人头都没抬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手要稳，心要静。”

让他难忘的不仅是老匠人的手艺，还有这句话背后的分量。在柯杨看来，景德镇的制瓷传统不是停留在展柜中的历史，而是通过手势、语言、规矩和耐心，一代一代刻进人们的生活中。老作坊里转动的轱辘车、街巷中堆放的巨钵、窑炉里跳动的火光，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到：这里的传统不是静态陈列，而是每天仍被人使用、传授、更新的生活。

回到留尼汪后，他总想着那些泥、那团火。2024年，他和妻子回到景德镇，在兰田村租下一栋三层小楼，建起工作室。初到景德镇，柯杨一句中文也不会。第一次走进作坊想请教，却张不开嘴。一位师傅看出了他的窘迫，端来一坭泥比划：来，你试试。柯杨笨拙地把泥按上转盘，塌了三次，师傅没有不耐烦，一遍遍帮他把泥扶正，说“慢慢来”。那个下午，柯杨浑身是泥，却体会到“语言不是障碍，手就是最好的翻译”。

这样的帮助柯杨遇到过太多。隔壁作坊的小伙子路过，帮他修了一整打坯，还讲了一个小时的工作要领。柯杨问多少钱，对方摆摆手，“下次你帮我画个青花就行”。一位做了40年青花分水的老师傅，每天直播演示技法。柯杨问他怕不怕被学走，老人笑着说：“学走了也是景德镇的本事，会的人越多，这门手艺就越能传承下去。”一次在夜市摆摊，旁边卖瓷器的本地大姐主动帮他招揽客人：“老外的作品，有想法嘛。”那一刻，柯杨觉得自己“不是外人”。

柯杨逐渐理解了这座城市的磁场。截至2025年，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，有超5.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、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，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，与全球72国180余座城市建立合作。千年窑火孕育出景德镇工匠为先、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，也深刻重塑了城市治理逻辑。通过打造区域品牌、完善人才服务等措施，这里高峰时吸引6万余名“景漂”创作者。“景德镇是所有人都围着泥巴和火转的地方。”柯杨说，“无论你来自哪里，只要对传统足够尊重、对手艺足够虔诚，这里的人们都会把你当自己人。”



如今，柯杨正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他的研究方向是玲珑瓷。从一只碗、一片瓷中，他试图寻找景德镇与世界其他地方更早、更深的联系。

一炉窑火，映照城市传承发展的活力

如果说一捧瓷泥让人触摸到景德镇的文化



根脉，一炉窑火映照的，则是这座城市在传承中发展的活力。

2006年，澳大利亚艺术家大卫·瑞德第一次走进景德镇陶溪川，看到的是一片荒芜的老厂区，废弃的宇宙瓷厂，红砖墙上爬满藤蔓。“几块制瓷用的板子歪歪斜斜地堆在树旁。”他回忆道，“没有人想到它们日后会变成什么样。”他当时并不知道，自己正站在一座城市蜕变的起点上。

从那时起，瑞德时不时造访景德镇。在他的记忆里，以前的景德镇尽管艺术资源得天独厚，但外国艺术家想要在这里顺利开展创作并不容易。基础设施、生活环境、艺术交流等各项保障仍有待改进。2018年，他再次返回，在当地朋友的一家老化工厂里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空间不算大，但足够他摆开画案，码放釉料。他开始学习洒蓝技艺，尝试把画了40多年的水墨画搬到瓷器上。

再次走进陶溪川，看到的变化让他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”——老厂房变成了美术馆、艺术工作室、创意集市，烧炼车间里办起了展览，原料车间成了陶瓷体验空间。夜晚，暖黄的灯光打在斑驳的老墙上，年轻人在集市上支起摊位，把新出窑的作品摆得满满当当。

这种文化生态的形成，离不开城市治理理念的变化。景德镇通过城市更新激活老瓷厂空间，如今陶溪川集聚来自全国各地的“景漂”创客超3.3万人，孵化出独立陶瓷品牌4500余个，年带动相关产业产值数十亿元。老厂房、老窑口、老街巷没有在城市发展中退场，而是在新的功能中延续文脉，成为艺术创作、文化消费、国际交流的公共空间。

记忆里风景优美但交通闭塞的三宝村，如今成为广受欢迎的艺术聚落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安家。村里路面硬化，路灯延伸，欢迎远道而来的人们。陶阳里的老街区遵循“修旧如旧”原则，1127栋明清民居修缮如初，古老的徐家窑重新复烧。

“如今，陶溪川已成为一个享誉国际的艺术空间。”瑞德语气里带着一老朋友式的自豪。在他看来，景德镇的变化不是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，而是让老厂房、老街区、老窑口长出新功能。制瓷遗产、创意空间、青年市集、国际展览、与日常生活街头巷尾交织汇聚，让古老瓷都焕发新生。

去年9月，70岁的瑞德在景德镇举办“此时·此刻：我和景德镇的故事”艺术展。展览展示了41件作品，从陶瓷到水彩画，这是瑞德送给自己和景德镇的礼物。

过去一年，瑞德致力于向他的海外艺术家朋友推介景德镇，邀请大家前来领略悠久的历史，学习传统技艺。“前几天我带朋友去游览了浮梁县的瑶里古镇。”他说，东埠古码头曾是景德镇瓷土沿河道运输的要道，14、15世纪，商人便是在此将烧制完工的瓷器打包装船，运往广州外销。如今，古渡口修缮完好，周边片区正蓬勃发展。“在深挖历史底蕴、打造国际文旅与艺术名片方面，景德镇做得很出色。”

一份心安，他乡从此是故乡

文化魅力让人到来，发展活力让人回来，而真正让人留下来的，是日复一日的心安感。对法国艺术家开弥来说，景德镇给她的不只是创作空间，更是一种可以长期生活、持续成长、收获幸福的确定性。

2015年之前，开弥游历世界各地，但“很少在一个国家生活超过两年”。2015年至今，她一直生活在景德镇。去年9月，刚成为母亲的她，收到了梦寐以求的“五星卡”，成为当地3名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身份证的“洋景漂”之一。

时针拨回到2010年，开弥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。彼时，外国人来华签证普遍只有3个月有效期。“每3个月就要为签证奔波，让人很难真正投入创作。”面临这种境况的“洋景漂”当时并不少见。

2022年，景德镇市出台境外人员签证停居留便利政策，创建“警企联动”直通车，为从事陶瓷贸易、文化交流、创新创业的外籍群体，按需分别给予



多次再入境签证、2至5年居留许可等。

景德镇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邀约全球人才，让开弥真正沉下心来，理解“千年瓷都”的每一道制瓷工序。

“景德镇的宝贝，就是它的‘手艺’。它甚至不能说是‘活化石’，因为它一直‘活着’。”开弥说。她下定决心学好“七十二器”，也就是做陶瓷的72道工序，一待就是11年。

长期稳定的生活也悄然改变着开弥的艺术表达。她不再只是暂居异乡的观察者，而是尝试将东方美学内化。“我不是用颜料(釉)画画，而是在用泥巴画画。”开弥的工作台上，一件公鸡泥坯引人注目，“这个公鸡的模具是一个老物件，它是我跟师娘一起制作的。公鸡也是法国的象征，这件作品就是法中文化碰撞的产物。”最近，开弥在研究一种化妆品，把它涂在陶坯上，会像墨落在宣纸上一样，呈现出自然的晕染效果；烧制后，作品表面是哑光的，能看见手抚摸过的痕迹。“在这里，每一种表达都能得到尊重。”开弥说。

从不会中文，到能和街巷里的手艺人细谈泥、釉、火；从到处旅行的创作者，到在景德镇规划未来的长期居民……开弥的变化，也是许多“洋景漂”从“漂”到“留”的缩影。“景德镇像一块磁石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。”开弥说，“当下，我感受最多的是安心。”

目前，景德镇的“洋景漂”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，多以职业陶瓷创作、设计、贸易及教学为业。不少“洋景漂”已长期定居，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，也成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国际传播的纽带。

从泥土中来，经窑火淬炼，沿着江海从景德镇走向世界，这是瓷器的故事；从世界各地来到景德镇，在这里学习、创作、生活，把作品送到世界各地，把景德镇讲给世界，这是“洋景漂”的故事。

故事经年上演，讲述着“千年瓷都”的文化魅力，也讲述着一座中国城市在保护传承中创新发展、在开放包容中连接世界的生动实践。

图④：法国艺术家柯杨在陶溪川春秋大集的摊位前招揽顾客。受访者供图

图⑤：游客在景德镇市三宝村“景德镇”墙拍照打卡。景德镇市珠山区融媒体中心供图

本版责编：侯露露 宋亦然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

图①：澳大利亚艺术家大卫·瑞德与当地儿童一起进行绘画创作。受访者供图

图②：俯瞰江西省景德镇市陶溪川。严壮壮摄

图③：法国艺术家开弥正在创作雕塑。受访者供图

记者手记

“景德镇不仅是一个地名，更是一个活的体系。”土耳其青年艺术家迪兰的话，道出了许多“洋景漂”的共同心声。

历史上，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景德镇走向世界；今天，许多外国艺术家来到中国，寻找创作灵感。吸引他们到来的是陶瓷，让他们一来再来甚至常居于此的，是景德镇蓬勃的文化生态和产业活力。这里经年流传的陶瓷技艺及相关文化传统，仍然活在现实生活和产业链条里。

27岁的迪兰来自同样以陶瓷闻名的土耳其伊兹尼克。2021年，景德镇与伊兹尼克两座“瓷都”结为友好城市。2023年，迪兰辗转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攻读博士。她融合中国胆瓶与土耳其泪瓶的特点创作青花作品《友谊的花瓶》，将两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和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凝结在一件瓷器里。西班牙艺术家乔曼在浮梁乡村扎根4年，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文化的精巧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结合，让作品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。白底蓝纹之间，文艺复兴的人文气息与中式留白艺术相得益彰。

景德镇吸引“洋景漂”的不只是陶瓷，更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。在这里，老师傅愿意教外来的年轻人拉坯、烧窑，传统工艺与3D打印共处，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现代艺术融合。开放包容源自深层的文化自信——因为足够自信，所以开放交流；因为扎根传统，所以能够创新。

从“漂”到“留”，“洋景漂”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。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力36年来用画笔记录瓷都变迁，还成为“洋景漂”志愿者服务队首任队长，带领成员用“以外助外”的方式服务新来的艺术家。队伍成立不到半年，已开展专项服务9场，提供政策咨询与翻译支持150人次。外国艺术家从文化观察到志愿服务者、城市共建者，是景德镇开放包容城市气质的生动注脚。

一座城市真正的国际化，从来不只是有多少外国面孔，更是能否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归属感、参与感与创造欲。在景德镇，“洋景漂”看到的是“千年瓷都”把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生活、产业活力和国际语言的能力。这里的核心吸引力，不只是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完整的制瓷生态，更是多元的城市氛围、便利的创业条件和温暖的公共服务。

千年瓷都继续对话世界

王丹